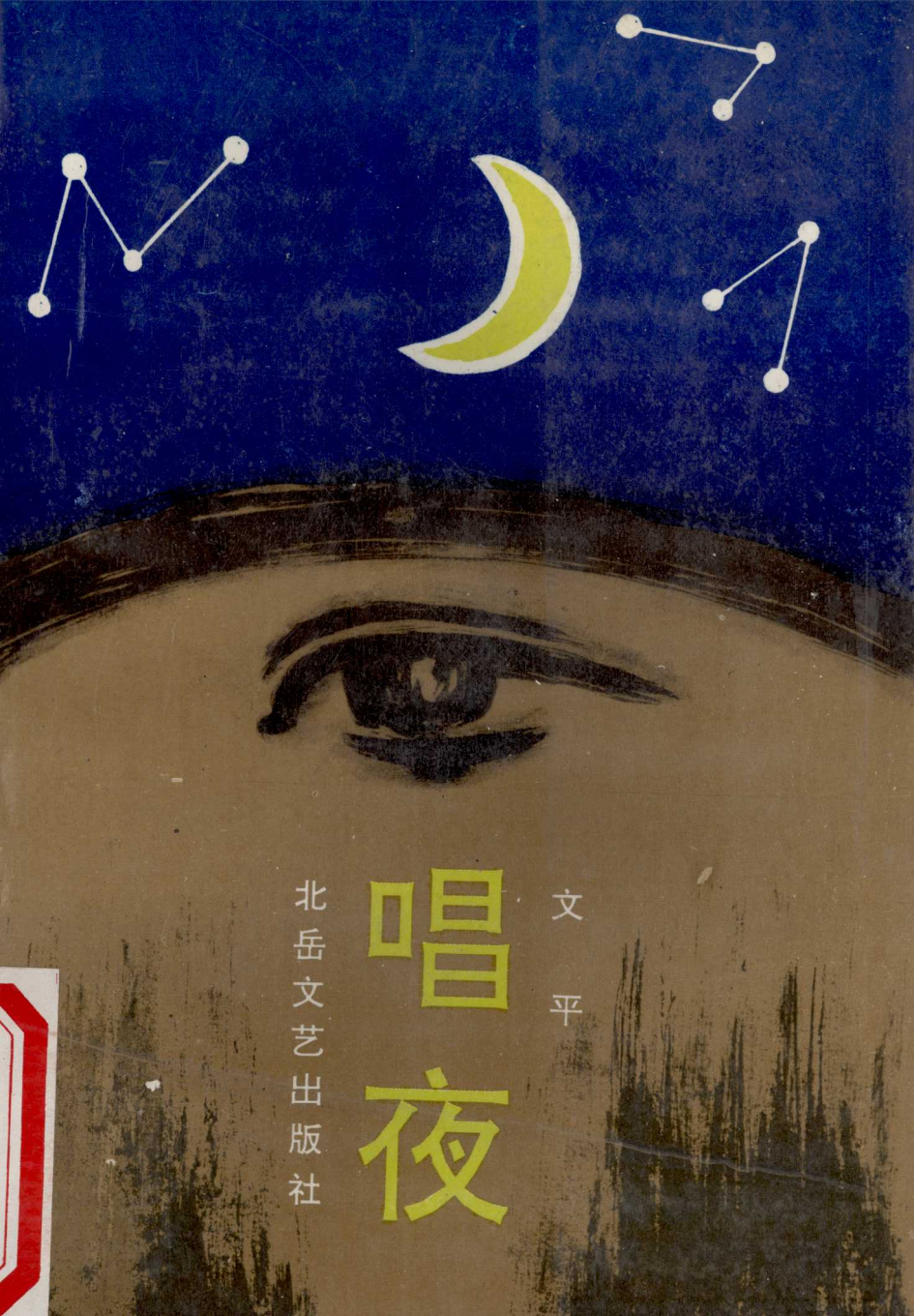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唱夜

文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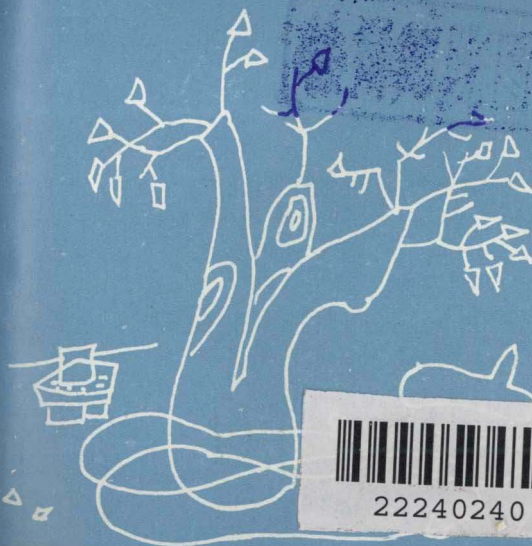
北岳文艺出版社

1055844

唱夜

I 247.7
< 666 >

● 文
● 平
著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22240240

(晋)新登字 2 号

唱 夜

文平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财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10.5 字数:227 千字

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2 年 2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*

ISBN 7—5378—1042—7
I·1020 定价:6.50 元

目 录

乡井二十题.....	(1)
唱夜	(1)
响鸽	(11)
舞台	(16)
嫁	(24)
碑	(31)
咸井	(40)
花轿	(48)
更鼓	(53)
流	(60)
踞	(72)
藏	(82)
冷春	(91)
黄夏	(97)
水母	(103)

石娘	(111)
年轻时候	(119)
月到中天	(131)
南园不老	(140)
离	(148)
异	(159)
咏叹八题	(169)
望儿楼	(190)
豆娘	(254)
跤友	(304)
后记	(331)
(04)	
(84)	
(87)	
(00)	
(57)	
(58)	
(10)	
(70)	
(103)	

乡井二十题

唱 夜

俏俏就一个人过。

俏俏长得并不好看。

但喜欢风流，喜欢扭着腰走道，两脚尖迈得碎了又碎，象漂在戏台子上，带点水气。庄里男女们不骂她的少见。不过，女人们骂她是真；恨她不老，恨她不死，恨她不早些嫁人，一双滑溜溜眼睛总好似带着软钩，专摄人家爷们的魂。男人们骂她，却是半真半假；如果能跟俏俏站在一处说几句话，浑身的火燥气便顿时消融。水能克火。

俏俏知道不知道别人对她的议论？知道。但走在街上时，腰还是照样儿扭，脚还是照样儿颠。管得着么，咸吃萝卜淡操心。

十八岁，俏俏去叫人家看手相。

其实用不着看。肚子里有了小的，还不快些找婆婆家拉个汉子垫背。

在望儿楼村，招个把男子就象取根柴火棍一样容易。说干就干，俏俏就娶过。六个月头上脱胎，得的是个女孩儿，取名小俏。

男人是北路梆子票友，十天中有八天不着家，偶尔从外面回村，能有俏俏陪伴，心满意足。他知道那女孩不是自己

的，但男子汉大丈夫，娶的是老婆俏俏，有什么样孩子，管他。

两口子粘粘糊糊，过得不错。俏俏好玩好闹，就常常一夜一夜不让男人睡觉。人们从街上走过，能从墙上摇动的草叶间听到俏俏的笑俏俏的骂和俏俏的娇柔造作。于是就有了嫉妒有了艳羡有了厌恶也有了万端的感慨。

只是俏俏全然不知。俏俏还是俏俏，想做什么时就要去做，男人们说：“这娘们心大。”

等到女孩儿过一岁生日时，男人突然死了。说不出什么病，半斤白酒下肚，一头栽到炕桌上，就这样快。

俏俏呼天喊地哭一整天，不让别人给死去的穿裹，就那样从头上摸到脚尖，又从脚尖摸到头上，不知道落了多少泪。

一连三天没出院门，就是睡，睡得一塌糊涂，睡得死去活来。夜里，俏俏迷迷沉沉地听到一个人在唱，好象就在门外，歌子也很熟：

一颗星星满天亮，

亲亲挂在俺心上。

月亮在，星星在，

人家都在你不在。

“哐当哐当”一阵关门、插栓的声音。谁呢？

三天过后，又一个俏俏走到大街上去。依旧风流，依旧扭着腰走道，脚尖儿迈得比原先更碎。越来越水。

肖媒婆很快就登堂入室，开门见山。

“俏俏，庄北的巧二纸匠现时还空守着，你看咋样？”

悄悄想想。

“没有老爹老娘，没有兄弟姐妹，清静得白绫纸儿一样，你要愿意，过门就当家。”

悄悄又想想。

肖媒婆急了：“就是个头小点。”

悄悄说：“个小我不怕。”

“人也不算俊，一庄乡亲，这瞒不过你。”

“外号武大，这我知道，我还喊过呢。”

“家里也乱，乱得象个猪圈。”

“你别费嘴皮子了，我不会过去。他要愿意过来，可以，做上门女婿。”

痛快。

其实，巧二纸匠家里不乱，多少女人惦着嫁进去呢。纸匠人缘好，各家各户又都求得着他，这样的男人千里难寻。

悄悄把巧二纸匠娶过来，正是冬天。虽说烧了炕，但屋里还是冷，到夜里巧二就不敢脱衣裳。悄悄以为自己冷落了男人，忙忙下地又烧炕，巧二拦住说：

“累了你一天，不用烧。”

“把你冻了咋办？”

“买只火炉吧，带烟筒的。”

“那才多余呢，两个人就是两只火炉。”

巧二纸匠笑了。他把悄悄揽住，低声说：

“我不应该娶你，我有病，瞒了肖媒婆没跟你说。”

“你当我不知道。”

“知道你还要？”

“嫁男人也不都是为那事，人跟人不同。”

“那你是看上我的钱？”

“嗯，钱谁不喜欢，我胡花惯了。”俏俏并不遮掩，“我会好好待你，你不放心？”

巧二纸匠嘴嘴应着，觉得身上暖和起来，才想起应该把衣裳脱掉。

这是头一夜。

过了一年。等丫头小俏长到两岁，纸匠死了。这回俏俏没哭没号，她把巧二埋掉，一个人走回家，坐在冰凉的炕上，冲着那已去的叹道：真不经折腾，到底是个纸匠，纸糊的一样。她这样想时，隔着窗户便听到一首歌子从外面钻进来。

一壶滚水一炉火，

一沓子热在心窝窝。

妹子花眼伸错手，

哪壶不开你提哪壶。

“哐当哐当”地响了一阵，有人在关门。是谁，俏俏顾不上去想。

有人替她想着。

是颗扫帚星吧，专克男人。谁还敢再嫁她，除非想美人想得不要命。门对门的不要，偏偏伸出爪子四野里耙，远处的汉子就那样好？也没一定，听说俏俏是喜欢谁不嫁谁，不喜欢谁偏要去。这叫哪家子理，怪出，怪出。

七嘴加八舌，俏俏的名声从此坏透。

牧马河早就冻住，冰面上可以跑车过人。家家户户都在忙，从冰上过去，从冰上过来。过去时两手空空，回来时便

带了猪牛羊肉大米白面衣物鞋帽神纸对联，也有一挂一挂的炮仗二踢脚。

到了腊月三十，五九天。悄悄觉着娘母俩冷清，便把肖媒婆接来坐。肖媒婆比鬼还灵，一进门就喊热。热什么？什么都热，街上河上屋里屋外。天气变得挺怪，走在牧马河上，能听见冰底下哗哗啦啦的流水响了。

悄悄没感到。当然，她没有那个情绪，肖媒婆越喊热，悄悄就越打颤颤，心冷。于是，肖媒婆言归正传：

“悄悄，再嫁个主吧。”

“是要嫁人，不出今日，再招进来一个。”

“啊呀，就这么急？”肖媒婆没料到，“你心上已经有人啦？”

“没，有了就不找你来。”

肖媒婆摸把额头上沁出的汗，说：“那你提条件。”

悄悄心有所想，出口似钉：“条件就一样，人要壮，长得象头牛才好！”下句话她没说出来，可不要过门就死。

“还有啥条件，一块堆儿说说。”

“一条街上的不要，要远些。”

“人要是丑？”

“不碍。”

“岁数大？”

“也不碍。”

“看你倒能将就，东街里有位挖煤的，在大同矿上，这几日回来过年。找这么一个，吃喝穿戴花，哪样都缺不下。行不行，你给我个痛快话。”

“就是他，晚半晌叫他过来吃年饭，银钱铺盖都不用

带，我这儿全都现成的。”

真是火箭速度。诸位长到这般年纪，可曾见过！望儿楼村人也都觉着新鲜，世道并没变，怎么尽出这事？他们就要走到街上，把耳朵扯得老长老长，各处去探听一点一滴的新闻，尔后再通过心尖子放大再通过嘴巴说圆。你看，我早说过这女人离开男的不能活，一夜都不行。放着对门现成的不用，非拐他娘十八道弯去找头老牛，真邪乎。那挖煤的也瞎了眼，跟这么个水性子花抱一块，不是找死！俗话说，管天管地，管不得老娘说话放屁。何况，还有言论自由。

其实也没什么。第二天大年初一，悄悄便跟着男人领着女儿一道走到街上，见了谁都要笑笑，笑得又那样好看，好象他们已经是做了多少年的老夫妻。

这一回长久，一晃十二年过去。

男人虽然驼了背，但悄悄不显老，还是要风流打扮还是要颠脚尖扭腰身还是要美，水性不减。也没人敢碰她，扭屁股走道不犯哪家法，何况她也是一种习惯，并不象村里人说得那样，嘴上抹了红的就是想叫人家亲亲，腰身一扭一扭就是想叫人家抱抱。还有呢，难听的话就不要写在纸上了，先让人家说着。

还说什么，有十二年到头了。秋天，谷子割罢，河那边的庄上演戏，请来“水上漂”，唱的是《凤还巢》。悄悄的男人也去看戏。家里就剩下悄悄和女儿小俏。母女俩守着一盏灯说话，亲热，等男人。等到下半夜，等到街上静下又乱起，看戏的人们回来了。可是悄悄男人没回来。他死了，连车子带人一头栽到牧马河里，叫大水冲走了。荒唐。

看完戏的人各自回家，可以听到“哐当哐当”的栓门声响。等到各处又都静下来，一曲颠簸流离的歌，便在夜的甜蜜中悠悠扬扬地升起：

满天白云满天风，

一时远来一时近。

云也来，风也来，

人家都来你不来。

“哐当”一声，最后一个人把门栓上，夜便真的睡了。
这年，俏俏三十四岁。

唱歌的声音。栓门的声音。夜的声音。

天天，月月，年年。风吹不动，雷打不散。

是二羊，一个顶不起眼的放羊娃子。有过一个师傅，叫大羊。后来大羊死了，这羊倌就归他来做，但名字没改，还只能叫二羊。他十三岁开始放羊，放到如今快三十个年头，人们照样还叫他二羊娃子，没出息的意思。

没出息人自然要办些没出息事。二十二岁那年夏天，放罢羊到家天刚黑，该是吃饭时候他却不觉饿，只觉着想做一回男人。他常常这样想。

人家才十八，行吗？行，肯定行。那天夜里，他就过去了。道很近，住在一条胡同，门对门，只要拉开这边大门再掀开那边大门，就行了。象小时候办家家娶新娘子入洞房，真能把裤子剥掉，手牵手，嘴对嘴，一边感到冰凉一边感到燥热。欢喜却不知因为什么，好奇又有些提心吊胆。当母亲硬是把他喊回去时，还需要转过头来瞅一眼小娘子，那眼睛是贼亮贼亮的：别急，你等着，明天一定要再要一次。

一个月里，他去了二十九天，还嫌少。

下个月，他就不敢再掀那门了。人家说肚子里象塞进一个栗子楞，扎扎窝窝的心烦。这女子就是俏俏。

那天夜里二羊娃子要走，俏俏就把他拉住。

“喂，我这肚子里可揣上啦，该咋办你提防着点。”

怎么提防，二羊娃子还没有这方面经验。俏俏说：

“这一个月，我没少给你好处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今后呢？”“我听你的。”

“再今后？”

“我一辈子不娶女人。”

“那不亏了你。”

“不亏，我会日日想到你，这辈子也不亏。”

俏俏就笑着骂道：“呸，谁稀罕你，撒下了种籽，管不到收割。”

二羊娃既然敢来，还有什么不敢说的：“俏俏，那你嫁我。”

“嫁你，就凭你这样儿？”

“你嫌我穷？”

“问你娘去。你还赖着做什么，滚吧！”

二羊娃子只好出来，到底也不知道俏俏为啥不愿意嫁他。一连死了三个男人，俏俏变了。不再涂脂抹粉，不再打情骂俏，走道儿也显得提里踏拉丢了魂似的。

就这样过了四年，守了四年。

等到小俏长到二十岁也该嫁出的时候，俏俏才忽然感到：这怎么行呢，不能总是一个人过，要再嫁一回。

想到每日里听到的那歌，那栓门的声音。想到二羊娃子。

转了一个大圈。这一圈转出去，等到回来时，二十年过去。她很满意。二羊娃子也一定会满意。她这样想着，就颠颠地走出家门走到胡同口上。星星已经出来，但没有月没有风，星星就显得比平时亮。望儿楼的夏天很好，没有蚊虫没有暑热也没有拚死拚活的战争，俏俏就可以站在窄窄的胡同道子里耐心等着，一直等到二羊娃子回来，把他拦在大门外面问：

“二羊，今晚上到我家吃饭。”

“不饿。”

“那你来坐坐。”

“明天还得起早哩。”

俏俏急了，一个男人，给脸不要还要臭摆酸，她就有些不太客气：

“我问你，今年多大岁数？”

“四十三。”

“我呢？”

“三十八。”

“还有小俏，是不是你的？”

二羊娃子立时局促起来，接不上话茬。俏俏一双手伸过去，拉住他握着鞭杆的手说：

“给你香的不吃，非要拣辣，少见。”

夜里，等到二羊娃子先睡下，俏俏坐在炕头上问：

“明日。你照样过来。”

“不。”

“那我过去。”

“是长久呢，还是一时？”

“你犯什么傻，听你的歌我都听了二十个年头，哪一夜不是等你唱罢歌我才睡。”做人真难，悄悄嗓子哑哑的有些想哭。

“我不知道。我想你跟着别人很快活。”

二羊娃子翻过身，冲悄悄问，“那你一个接一个地娶，图啥？”

悄悄不说。

“你要不说，明天也别过我屋去。”

“你就这样逼人，碍你什么事呢，就不能让人家存下一丁点儿心事！”

二羊娃子不再打问。

“明天，你一定给我留门。算我求你。”

“我回来你准知道，我会唱歌的。”

“往后不要你唱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听了心乱。”

“好，那就不唱。”

从此，望儿楼村再听不到二羊娃子的歌。

响 鸽

板狗是个养鸽子的。

望儿楼村不大，人很杂。杀猪宰羊说戏看手相走西口跑买卖赌场跤场，大到明伙抢粮小到挑一副柳条筐子卖洋火香烟，三教九流，五花八门，做什么的都有。全都是为了生活。

板狗本来不养鸽。百兽百鸟中，公者强壮母者孱弱，公为主母为附，即使公母在一块做事，一向也是为雄的主动情切，这似乎已成定式。可是鸽子例外，母鸽子总是那样百般风流地勾引异性，挑逗异性，虽月有二孕全年不殆尚永无宁静满足之日。性淫无度，媚志可憎，板狗就有点小瞧它。

板狗是个孝子。板狗的父亲却不怎么争气，贪赌。几年下来赌输一座四合院，赌输三十八亩田地，最后连自家亲生女儿也搭了进去，十六岁便不得不抵债嫁出。

输钱不输人品。板狗父亲不得不在一个晚上携妻出逃，一走就再没回望儿楼。

只剩下一个板狗。

还剩下一个板狗奶奶。

祖孙二人串房檐往。先住的是一位教书先生的西厢屋，两间半房，三十平米，月租一块。板狗长到十九岁，娶妻

程氏。程氏比板狗长一岁，长得丰实朴壮极标致，尤其有一双灯油似的眼睛，油汪汪，亮晶晶，又总是朴朴地闪着。但板狗奶奶看不惯，觉得越是好看女子便越能把男人的魂儿勾断。何况乡中人过日，从不把女子的长相如何放在眼底，多半是不疯不泼老实能干，便是一种美了。

新婚燕尔，板狗奶奶决定先要给小两口一点颜色瞧瞧，办法是屁大一条炕上，一边睡了板狗，一边睡了板狗媳妇，她自己睡在中间。象一堵墙。半夜，板狗刚想从“墙”上爬过去，奶奶便吭吭咳嗽几声，板狗于是不敢妄动。

就这样过了三天。

板狗媳妇一夜一夜地等着。第四天早上，便将小小包袱皮儿一裹，娘家去了。

板狗从此打光棍。

板狗奶奶挺可心。一个年轻女子，连三天都守不住，还能同男人患难一生！其实板狗奶奶是不愿意板狗添个媳妇，多了个女人，板狗一定会同奶奶离心离德，破坏了原有的平衡，日子怎么过。但板狗不知。他虽然一个人熬着，却觉得奶奶年岁那样大，一定比自己懂事，就不怪。

板狗真是个贤孙。村里人人都这样说，夸赞当中自然也少不了杂以取笑和讥讽。

一晃就是十年。

板狗二十九岁，还没讨上媳妇，但板狗不急，板狗奶奶也不急。全都习惯了。两个人过日子一唱一和，挺和谐。对板狗来说，女人该做的一切，除一样外，奶奶全都给他做得。

毕竟少一样。这一样又那么神秘虚幻和诱人，板狗就